

佛国行

从尼泊尔到印度



温故知新丛书
人文书库

日月洲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佛國行

从尼泊尔到印度

日月洲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国行：从尼泊尔到印度 / 日月洲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008-3887-6

I . 佛… II . 日… III . ①游记—尼泊尔 ②游记—印度
IV . K935.59 K93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7712 号

本书图片由作者提供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总编室)
(010) 82075934(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2.2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西行求法的故事离我们很近又很远。很近是因为，先贤们留下的传奇已经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密不可分，无论是否认同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壮举总是令人赞叹的。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砂河遮日力疲弹。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这是义净三藏留下的诗篇，每次看的时候，眼前浮现的总是默默无声在雪山和荒漠间跋涉的身影，想到的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骨为幖帜”的艰辛旅程。

媒体上时有各类重走西行路的报道，但是在工具理性的视角下，这个过程被描述成装备简陋的探险之旅，而其文化背景则被整合到一种注意力经济的商业运作之中；即使有些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也是一种来自西方人文地理式的关怀。我当然无意对这些行为做什么评判，但这一切和求法朝圣者心中的信念与梦想是多么不搭界啊，他们不想在身体方面挑战自我，也不想做科学考察，他们心中念念不忘的关键词是圣地、戒律和佛教经论。

我其实很向往走进那些用时光和信仰编织的旅程，只是多年来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让我对这种可能性存有很大的疑虑，所以这次的印度之行开始之前，我也是颇为犹豫的。幸运的是在法师的鼓励下，我最终得以成行。

在追随佛陀足迹的同时，我封闭的心也渐渐打开。和各国佛子的交流让我渐渐地放松下来，历史与现实引发的感动也让心变得柔软，我渐渐发现法显、玄奘、义净这些伟大的名字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有真诚、尊重和信任，我们依然可以和他们对话，那些美丽的佛传故事就是交流的时空。而当我了解到上个世纪早些时候的战乱年代里，那些中国法师来到万里之遥的印度朝圣求法、艰苦建寺的故事时，我更明白这个充满幸福感的向往的源流其实从未中断，一直存留在每一个想用脚步丈量圣地有多远的人心中。

这本书的写作也就是这些感动的延续，佛教的智慧告诉我们如何突破生活中和头脑里的窠臼与樊篱，而伴随着精彩故事的朝圣之旅则让这一过程变得轻松美妙，希望这本小书不仅仅能让人了解圣地现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更能穿越时空去体味生命的丰富与信仰的可贵。

我愿把这部书献给慈悲伟大的佛陀。虽然和龙树菩萨、马鸣菩萨那些光辉灿烂的文字相比，我的赞美与思索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可是既然佛陀在世时对任何虔诚的供养都一视同仁，我也不必因自卑而错过这个机会。无论是朝圣者还是旅行者，因为佛陀曾经示现的生命历程而来到这些佛教胜迹，无论感怀历史、瞻礼圣地，或者倾诉自己的愿望，他们都得到了他们生活中的珍宝：智慧、慈爱和恭敬。纵然那些胜迹历尽沧桑，已不再有昔日的辉煌，可是佛陀慈悲的光芒仍然照射着这个世间，为每个真诚的祈祷者开启内心的宝藏。愿这本小书能折射出些许的光彩，成为大家进一步了解佛法的缘起。

我也愿意把它献给那些西行求法朝圣的历代前贤，虽然时隔千载，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来到这些胜迹，可是我深知，如果没有心灵深处的万水千山，我们面对胜迹也只能是如盲对暗，匆匆空过。历代先贤所传承的信心与愿望是每一个后来者心中的珍宝和无尽的力量源泉。而我愿将本书这微小的水滴，投入到这清净传承的洪流之中。如果说本书还有些许动人之处的话，实非我力所致，只是这传承力量的显现。

我要特别的把这本书献给我尊贵的佛法教授师。从生命质变的角度来

看，上师的恩德是根本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无论这次的旅行还是书稿的完成不过只是验证了藏传佛教一个古老的说法，一切悉地从上师处来。

最后献给我的父母、所有支持鼓励我完成这次朝圣之旅的朋友以及广大的读者们，我带去了你们的每一个祝福，为你们真诚地祈愿，我相信在佛陀的加被下，一切清净美好的愿望必将实现，如悉达多太子之名——一切义成。

目录

自序 001

序曲——加德满都 001

过去的加德满都山谷是一个大湖，古佛毗婆尸佛在加德满都留下一段莲藕，慢慢地，莲藕上长出了一朵大莲花。莲花开时，中国五台山的文殊师利菩萨来了，举起象征智慧的金刚王宝剑，劈开山谷，湖水流入恒河，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这就是加德满都。

第一章 太子降生——兰毗尼园 017

对于这位人天无比崇敬的三界导师的降生，经典中充满美好的记载。在菩萨（佛陀未成佛时称菩萨）从兜率天宫来到母胎之后，摩耶夫人就有了神奇的变化，内心总是充满慈爱，常生前所未有的智慧，凡被她摩顶的众生都自然从疾病中解脱出来。

第二章 法音宣流——舍卫国 035

当佛陀在王舍城宣讲佛法时，因事来到王舍城的舍卫国豪商须达多（Sudatta）恰好有缘听闻，他一下子被佛陀的微妙演说深深吸引，对佛陀生起极大的敬信，一定要请佛陀到他的家乡舍卫国应供说法。但是舍卫国当时并没有能接待佛陀和他的僧团的寺院，于是佛陀指派舍利弗和须达多前往舍卫国建设精舍。



第三章 入大涅槃——拘尸那迦 053

佛陀接受了纯陀的最后一餐供养，示现了腹痛，身体急剧地衰弱下去，让阿难到熙连河侧拘尸那迦城的娑罗双树间布置绳床。世尊到达后，右胁着床，累足而卧。忽然双树非时开花，无数的天人、龙神等八部鬼神于虚空中降下花雨，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和各种妙香纷纷而下，天乐齐鸣。

第四章 广严城下——吠舍离 067

佛陀悟道后第一次到吠舍离的缘起则是因为一场瘟疫之类的大灾难，这场灾疫导致了大量离车人的死亡，吠舍离城内的主事者和各位宗教导师试遍了种种手段都对此毫无效果，眼看要成为灭顶之灾，最后只好听从佛的弟子才明长者的建议，由他去摩揭陀国迎请佛陀。



第五章 华城往事——巴特那 083

在佛世时，佛陀和阿难在王舍城托钵乞食，有两个小孩子在大路中央用沙土建筑他们的城市，其中一个小孩子看到佛陀的庄严相好非常高兴，捧起一捧沙子放到佛陀的钵中，“这是我献给您的米饭！”小孩子认真地合掌礼敬。佛陀微笑，身体发出光明，这道光绕佛三匝入佛左掌。

第六章 灵山一会——王舍城 095

当初在灵山会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付禅宗教外别传之正法眼藏，传至二十八代菩提达摩尊者，观察我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漂洋过海来到广州，把这珍贵的法脉带到汉地，一脉单传至六祖大师，宗门大盛，一花五叶，禅德辈出，历千年而形成汉传佛教在法脉传承上禅宗独擅胜场的局面。

第七章 成等正觉——菩提迦耶 119

菩萨即将成道，虽然人世间对此茫然罔知，天龙鬼神等等却受到极大震动，当时分为两派力量。一派是帝释、梵天和众多天神、龙王，他们热切地企盼着菩萨的证道，因为这会给人天带来极大的利益、无上的安慰和究竟的解脱。他们真诚地帮助菩萨，帝释天化作割草人献给菩萨吉祥草作为坐垫，迦荼龙王赞叹菩萨必证菩提，菩提树神欢喜供养……另一派是他化自在天（欲界第六天）的魔王波旬和他率领的众多夜叉、罗刹，种种恶鬼神。他们同样也想出了种种办法试图破坏菩萨的成道因缘。

第八章 初转法轮——鹿野苑 137

佛陀到达鹿野苑时，五位行者远远地望见了他，他们商定，对于这样的懈怠者，不要去欢迎承侍他。然而随着佛陀越走越近，在他福德威神的摄持下，五人不由自主地忘记约定，或铺坐处，或持衣钵，或洗佛足，各就各位地来迎接佛陀。他们依旧像往常那样称佛陀为同修者，佛陀告诉他们现在再称呼他为同修者是不合适的，应该称为如来、世尊、圆满觉者，因为佛陀已经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第九章 重回人间——僧伽施 159

世尊从舍卫国上升忉利天，在善法堂为母说法三月，将要回到人间，帝释天以神力建立三道宝阶，通往阎浮提的僧伽施。佛陀行走在正中的七宝阶上，帝释天在左边紫金阶上为佛打伞盖，大梵天则持白拂走在右边的白银阶上，后面是众天人在虚空中散种种香花，歌咏赞叹。

第十章 智者之源——那烂陀 165

提起那烂陀，总是让人心潮澎湃。这座大规模的寺院群是佛法的宝库，是大论师、大班智达云集的佛教最高学府；是世出世间知识的大海、智慧的源泉；在她最为鼎盛的数百年间，她的一举一动都和大乘佛法的命运息息相关；她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严谨自律的文化品格创造了人类教育史的奇迹，如群星般璀璨的善知识，不计其数孜孜以求的学子；她是辉煌的圣地，她是不朽的传奇，她是佛子心中永远都不愿醒来的梦。

尾声——德里的遐思 181

后记 185



序曲 加德满都

在加德满都醒来

到达加德满都的时候，正是中午，鲜亮的阳光、清新的空气、远处的雪山和街边戏耍的孩童，让人一下子从昏昏沉沉的旅途中醒来，丝毫没有初到异域的张皇。加德满都的建筑随和内敛、质朴大方，因为没有高层建筑，站在五六层的楼顶，就可以看到大半个城市了。一排排不假外饰的楼房毫不落寞，充满生机，整个城市错落有致地充实着加德满都山谷。四面是绵延的青山，向北更远处是一列巍峨峻拔的雪山，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向东北望去，可以看到世界之巅——珠穆朗玛。或许你的目光会忽然停留在城边的一座小山坡上的白塔，在那里，你会和一双大眼睛四目相对，而他俯视加都已逾千年了。

斯瓦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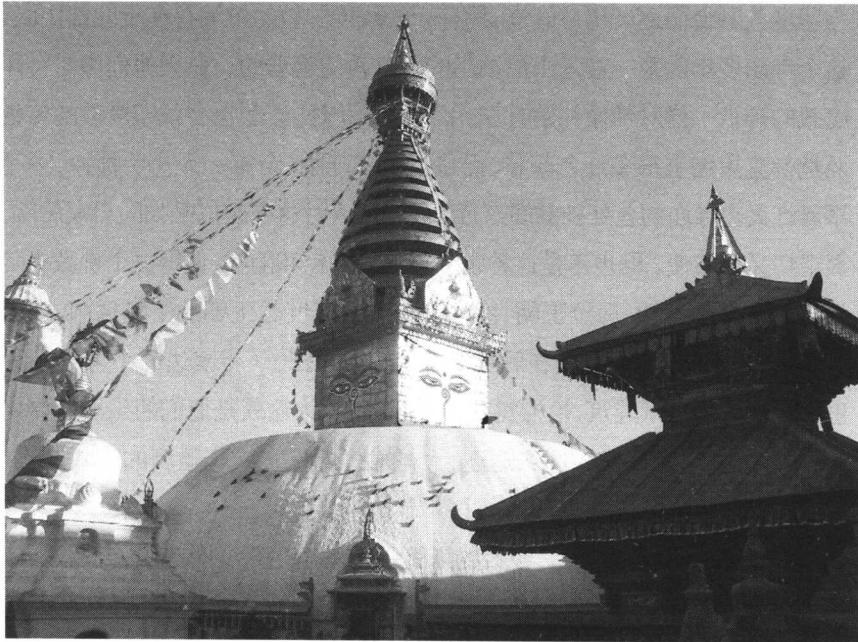
过去的加德满都山谷是一个大湖，古佛毗婆尸佛在加德满都留下一段莲藕，慢慢地，莲藕上长出了一朵大莲花。莲花开时，中国五台山的文殊师利菩萨来了，举起象征智慧的金刚王宝剑，劈开山谷，湖水流入恒河，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这就是加德满都。

文殊菩萨的弟子代代相传，在莲花所在的位置上起塔，白塔的四面留下了四对大眼睛，凝望四方，奕奕有神，千年不变。他的名字就是斯瓦扬布(Swayambhunath)，意为自体放光。

尼泊尔人和印度人的历史观念同样淡漠，你若是想考证出这塔究竟建于何年何月，肯定是白费心机。在当地人的传说中，释迦佛来过这里，释迦佛的弟子来过这里，莲花生大士和阿底峡尊者来过这里，甚至中国的玄奘大师也来过这里！这座塔的存在在人们心中是如此的自然，和加德满都的山水、人都早已融为一体，又何须考证呢。

大眼睛是智慧之眼，那个像问号一样的鼻子被解释成尼泊尔数字“1”，万物和谐一体。法师说，自体放光这个名字非常吉祥，预示着这次朝圣将会开启我们内心的智慧，大家都很欢喜。自性的光明啊，就像那些禅宗的古德所说，每日在我们的六根门头放光，我们却毫不知悉，依旧沉溺在业流之中。《金刚顶经》言：“善男子心自性光明。犹如遍修功用。随作随获。亦如素衣染色。随染随成。”自体放光的眼睛这样地凝望加德满都山谷不知多少年，而这片土地的人民依旧过着他们平凡的生活，自性的光明也如素衣染色，隐没在他们的生活里。

今日的斯瓦扬布寺范围并不大，建在加德满都山谷西部的一个小山丘上。沿着360级台阶拾级而上，看着那注视自己的大眼睛，念头也就渐渐收回，开始观察自己的内心。风和日丽的加德满都，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呢？路边的群猴围着游客跳上跳下讨食吃，晒太阳的老狗当街而卧，毫不避人。不一会儿，看见一个硕大的金刚杵横在塔前，才一动念，已在塔下了。白塔是典型



斯瓦扬布

的覆钵式佛塔，像一个倒扣着的白色大钵，上面是金箔包裹着的正方形宝篋，宝篋的四壁就是那四对大眼睛了。再向上是十三层的相轮，相轮顶部悬着一个铜制的华盖，垂下的华幔和风马旗迎风飘摆，上面状如小塔的镀金塔刹在阳光下烁烁放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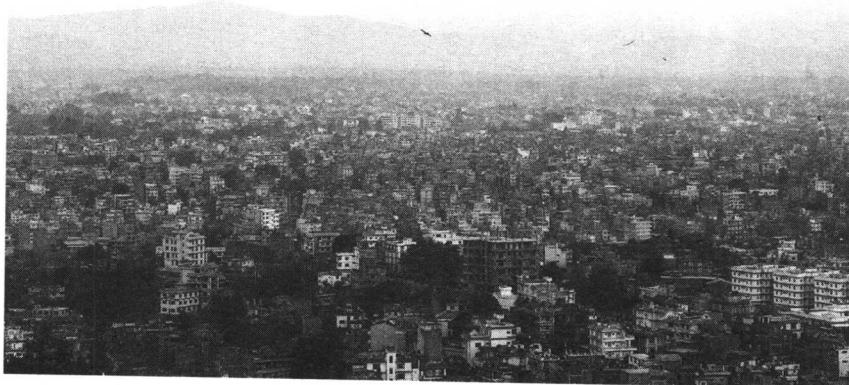
白塔底层的四面，是五方佛的佛龛和雕像，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属于印度佛教晚期密宗造像的风格，颇有神采。中央象征法界体性智的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呢？答案就在那金色的宝篋上了，那四对大眼睛正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的象征。塔身四周是转经筒，一些藏民和尼泊尔人绕塔时转经祈福。塔的两边是两座锥形尖塔，称为锡克哈拉，据说是国王和王后为祈福而建，形制颇似菩提迦耶的金刚宝座塔，但要小得多。白塔四周有很多一米来高的小塔，据说是原来的寺僧和当地信徒的骨灰塔。

斯瓦扬布为佛教遗迹是无疑的了，可是佛教于印度自 12 世纪由式微而绝迹已八百余年，尼泊尔由于偏于北地，这个过程稍晚，但在 14 到 15 世纪之间马拉王朝国王贾亚斯提提·马拉当政期间，大力推行印度教，佛教被迫

与印度教融合而逐渐销声匿迹,只有一些藏传佛教的传承存在于北部山区。这个寺庙多年以来一直是由尼泊尔的印度教徒管理的。白天他们像对待印度教的神祇一样对佛像礼敬有加,献上香米花烛,当然也会依印度教的传统而把佛龛里蹭上很多红色颜料,而每当夜幕降临,会有一人一手摇铃,一手举着灯火在寺庙的各处神龛间巡行。尼泊尔人对这寺庙似乎如同自家后院,很亲切又很随便。但也正是这种宗教带来的泰定和随和,使得这个佛教寺院经历了李查维王朝、马拉王朝、沙阿王朝这些印度教王朝的千年风雨,而今风采依旧,生机勃勃。即使在后院里搭个破烂的棚子(寺院边的小房子),你也不会视之为违章建筑,恰恰觉得如此和谐,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斯瓦扬布闻名遐迩,大概最好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莫过于此吧。

因为藏地移民的缘故,今日的斯瓦扬布塔边还是有两座藏传佛教寺庙的,北面一座是噶举派的寺庙,大殿后面保存了一些古老的石雕佛像,大抵波罗王朝印度佛教造像的风格,弥足珍贵。西面的一座寺院上面有很多油灯,有缘可以点灯供佛。

从斯瓦扬布俯瞰加德满都



夕阳西下，天朗气清，在斯瓦扬布塔前俯视加德满都山谷真是件惬意事。看自在的群鹰在城市上空盘旋，下面的万家灯火渐渐点亮，夕阳投下的金色在远处的雪山顶上慢慢淡出，好似一场大幕徐徐落下，而精彩的梦境刚刚开始。空气中弥漫着甜蜜和腥膻混合的气味，印度教文化中特有的那种温湿滑腻的世俗力量也随呼吸渐渐地沁入心怀。

佛像的故事

很早以前中国人中就流传着尼泊尔工匠的传奇了。当志满意得的元世祖忽必烈想要在西藏建大金塔的时候，国师八思巴首先想到的就是建筑和工艺方面人才荟萃的尼泊尔，一纸诏书传到加都，国王收罗了八十名能工巧匠，让他们自选一人当行长。据史载，正当众人相互推诿，不敢承当之时，“有少年独出当之”（《凉国慧敏公神道碑》），这就是年仅 17 岁的阿尼哥。这个少年从加德满都山谷出发，自西藏入京城，改变了整个中国宗教建筑和雕塑的历史。北京妙应寺的大白塔正是他的杰作，而他所带来的佛塔建筑和佛像雕塑的技艺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内地的藏式佛塔和佛教造像，他甚至还完成了一个多年来令无数工匠束手无策的任务，修复了宋代所传的针灸铜人。

到了清代，尼泊尔工匠的造像工艺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代达赖喇嘛都对移居藏地的尼泊尔名匠恩宠有加，尼泊尔佛像早已成为金属造像工艺巅峰的代名词。时至今日，藏汉两地最好的藏传佛教金属造像无一不是出自尼泊尔工匠之手，价格上和内地的仿制品有天壤之别。

到了尼泊尔，无论是别人的嘱托，还是自己的愿望，都需要请购一些佛像。因为住在旅游和商业中心泰米尔区的缘故，空闲时我们就到街边的小店看看，大量平庸之作中，不乏令人眼前一亮的精品，虽然价格不菲，但是和北京雍和宫附近那些小店的漫天要价相比，还是极为令人心动的。那些光彩照人的佛像是尼泊尔工匠的骄傲，这个精明能干的民族用他们的巧手创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文明，尼泊尔那些辉煌的世界文化遗产大多是他们的杰作。令人常常感到惊讶和困惑的是，国内开始模仿尼泊尔金属造像时间也不短

了，甚至请尼泊尔工匠传授技艺也并非难事，可是造出来的作品和尼泊尔佛像相比，即使是个外行也一眼能看出明显的差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法师对我说，要明白这个现象，就需要观察尼泊尔人的生活状态，他们虔诚的宗教生活，他们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水乳交融。是啊，仔细看就会明白，那些佛像因为他们的虔诚而有神圣的光辉，因为人性的投入而亲切温暖，宗教生活是他们心底绽放的花朵，滋润着他们世俗的身心，表达出来就是这些佛像了。《华严经》上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这是说我们生活的世间，乃至色、受、想、行、识的五蕴无一不是由心而创造的。经上又说，“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画，法性亦如是。”这也正是禅宗所谓佛性“日用而不知”的道理，这个微妙难寻的心，即使问那些尼泊尔工匠，他们是用怎样的心造出这些佛像的，他们也一定茫然，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暗合道妙，创造出一件件伟大的艺术品。

要找寻真正的佛像精品，就要到帕坦（Patan）去。帕坦是加都山谷的三座皇宫遗址之一。当年马拉王朝分裂成三个小国，在加都山谷建立了三个富丽堂皇的皇宫，因此留下了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加德满都皇宫、帕坦皇宫和巴克塔普尔（Bhaktapur）皇宫。如今帕坦古城也属于加德满都市的一部分，与加德满都古城隔圣河巴格玛蒂（Bagmati）相望。

到了帕坦，你一定会为建筑的恢弘气势和雕塑的美轮美奂所震动。帕坦古称拉利特普尔（Lalitpur），意为艺术之城，也是当之无愧的建筑和造像艺术的中心。这里的佛像店鳞次栉比，令人目不暇接，但是精品就要靠你的耐心和眼光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缘吧。

帕坦的古迹多是印度教神庙，其中也不乏佛教寺庙，在历史上帕坦曾经是佛教密乘的修学中心之一，整个城市即是以法轮的形状设计的。在佛教建筑中，最醒目的就是千佛塔（Mahaboudha Temple）了。30米高的佛塔矗立在满是佛像店的街巷之中，很高大，也很平和。全塔的外围是9000余块大陶砖，每块陶砖上都是一尊释迦牟尼佛。在这瑰丽的砖塔前，佛子们虔诚地礼敬佛陀，边绕塔边念诵释迦佛的心咒，一遍又一遍，声音久久萦绕在佛塔的四周。



千佛塔

我们的尼泊尔向导 Eten 小姐带我们去看塔边的二层阁楼的一个佛龛。她全家都笃信佛教，从小，她的奶奶就告诉她，女孩子一定要拜这里的菩萨，简单的英语让我们无法了解这个神秘的菩萨像，我们好奇地随她去看个究竟。弯着腰爬上二楼，脱了鞋子，虔诚地走进一个不大的佛堂，一个红色的少女像立在里面。啊，原来是一尊神采飞扬、妙不可言的金刚亥母！这就是尼泊尔，永远有最令人惊奇的珍宝等着你。

这一次帕坦之行的最大收获发生在佛塔寺门口的小店。我们刚刚从寺里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停电，这对于加都倒是平常事，店主们不慌不忙地点亮一支支蜡烛。我们走进一家佛像店，因为无窗的缘故，店内光线很暗，仿佛整个世界都沉寂下来，一点微弱的烛光映着一张微笑的脸，他一手禅定持钵，一手触地降魔，具足相好，圣妙庄严——一尊令我们嗟叹不已的释迦佛像，仿佛因听到他的心咒而欢喜。自从这次相遇，我们和他就再没有分离，一路请他到各个圣地，无论是南传的僧侣还是藏地的朝圣者都非常喜爱这尊佛像，随处都会遇到真心的礼敬和赞叹。“像”由心生，像也能引发我们的欢

喜与虔诚。从佛教的观点来看,那些所谓批判偶像崇拜的观点其实恰恰落了一种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中,而不知道相借心生、心由相显;拒斥了俗谛,也就架空了真谛。

尼泊尔的唐卡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画风:尼瓦尔(Newar)画风、西藏画风和塔芒(Tamang)画风。这三种画风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别,都有精品传世,不过因为塔芒人画了太多不甚精细的泛泛之作,使得总体质量不如前两种了。尼瓦尔画风受印度影响较大,形象生动传神,色彩大胆夸张,构图自然流畅,如果你仔细寻访,是会找到精品的。这次我们遇到了一幅米勒日巴尊者像,堪称尼瓦尔画风的经典之作,画中的米勒日巴半盘腿而坐,自在洒脱,眉泉微皱而又面容祥和,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位大修行者外现苦行,内心无碍的高深境界。那些代表传承的小像和背景中嶙峋的山石,笔笔精当不俗,整幅画达到了美妙的统一,令人望之顿有忘尘脱俗之思。

有的学者认为西藏早期的唐卡受到尼泊尔绘画的强烈影响,某些唐卡的画派则和尼瓦尔画风有很深的渊源。在 14、15 世纪以后,西藏的唐卡绘画反过来又影响了尼瓦尔绘画艺术。时至今日,尽管二者风格已经历了漫长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但与散发着人性魅力的尼瓦尔风格相比,严谨庄重的西藏画风仍然独树一帜。尤其是那些依照佛教经典,保持了传统的比例规则和题材的喇嘛画师,创造了很多宗教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杰作。他们的工作室位置得天独厚——就在博达大佛塔旁。

博达大佛塔

博达(Boudhanath)大佛塔位于加德满都市区东部,气势雄伟壮观,塔高 38 米,周长逾百米。三层十二角的多边形平台上坐落着一个覆钵式的半球体塔身。它上面一层的形制和斯瓦扬布佛塔类似,也是由宝箧、相轮、塔刹组成,当然也有法界体性的标志,那四对大眼睛。下面的三层巨大的平台,并非随意之作,而是布局严谨的密宗坛城——曼荼罗。从空中俯视博达塔,你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建筑奇迹,同时更是充满玄机的宇宙描摹,看那些